

# 医者仁心

③



神经外科医生徐振宽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术台上的显微镜，他们经常连续数个小时盯着显微镜进行手术。



怀孕7个多月的 cardiac 外科医生刘凯在体外循环仪前忙碌着，此时手术台上的病人心脏已经停跳，完全靠体外循环仪进行血液循环，这种手术一般用时都在6小时以上。



手术台周围的空间十分狭小，医生、护士以及实习观摩的研究生长时间站立在手术台前，本身就是件很劳累的事。



小儿麻醉诱导间里，护士们一边安慰着准备动手术的孩子，一边核对他的身份信息。

“丫头，不行你就哭一哭，用眼泪给眼球消毒吧。”1月17日下午3点，齐鲁医院手术室5号手术间，正在做“改良象鼻主动脉弓置换”手术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庞昕焱对身旁一位年轻护士说。手术室里的医生护士都笑了，在他们听来这是个玩笑，但对常人来说，却是件非常惊悚的事——病人有乙肝“小三阳”，手术过程中病人血液溅到了这位值班护士的眼睛里。“庞教授，刚才我已经清洗了眼睛，不用再哭了。”那位护士眨了眨有些发红的眼睛说，手里的工作并没有停下。

“小三阳？大三阳我们也能做！”当记者问庞昕焱是否担忧被传染时，他头也不抬地说，“我们是冒险，可病人的命更得救。”他们正做的这台手术是复杂的心脏主动脉手术，整个手术要进行10个小时。手术台前四位医生、护士的手套、手术服上沾满了血，各种手术刀具、钳具在他们手中飞快地切换。

“这个手刚才就被扎了一下。”庞昕焱对面的年轻大夫抬了抬右手，皱着眉笑了，然后继续低头干活。旁边的护士小声跟记者说，遇上类似情况，他们就当是打“疫苗”了。

“带传染病的病人，只要有手术指征的，我们也要收的。”手术室护士长翟永华说，虽然手术过程中医生护士有专业的防护服装和防护技能，“但肯定有风险。”

齐鲁医院“华美楼”四层，拥有目前国内在同一层面上手术间最多的手术室，共有手术间47间，总面积10000平方米。平常每天要做160台手术，顶峰时达到200台。

传染病只是手术室诸多风险中的一种。“许多风险是常人了解不到的，比如高频电刀切割人体组织时会产生很多细微颗粒，这些颗粒吸入后是有致癌性的，做手术的大夫几乎天天吸。”已经做了30年手术的神经外科副主任刘玉光说。他还专门带记者到DSA复合手术间，这里配备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型医学影像设备，可以看到手术台上病人的实时透视图像，精确制导介入治疗仪器顺着血管进入心脏、大脑等处的病灶。

实时透视也相应产生“实时”的辐射。虽然一次手术的辐射量较小，对病人构不成什么影响，但对长年累月工作在这里的医生则不一样，虽然做手术的医生配备了铅衣铅帽和铅制挡板，但总是有防护不到的身体部位，而且经年累月暴露在射线中，受到的辐射会在体内累积，有的医生年纪不大就已大量脱发。

“不要把医生看成‘圣人’，请把我们看成‘人’，做手术是我们的工作，是天天都要干的工作。”刘玉光说，“许多人理解医生在做手术时交谈开玩笑，认为这是‘态度问题’。其实这是在减压，而且说明手术进行得顺利。相反，如果他们很严肃，不说话，那很可能是手术过程出问题了，那就真是不好了。”

站在手术台前连续做上四五个小时的手术，对许多医生都是家常便饭。今年元旦假期的第一天，齐鲁医院手术室还排了70台手术。去年春节，他们最后一台手术做到除夕下午三点半。

“我们都是上完班，然后直接进入产房生孩子。”在手术室采访期间，记者经常看到挺着大肚子的护士像企鹅一样在走廊里蹒跚而行、在各个岗位上忙碌，她们说话时常带着略显自豪的微笑，记者没听到她们哪怕一句抱怨。齐鲁医院手术室现有护理人员167名，其中男护士37名，130名女护士中有20多个孕妇，只有少数人会被安排到手术准备室等相对轻松的岗位上，很多怀孕的医护人员会工作到临近产房的最后时刻。

除了医护人员辛苦工作的镜头，还有这样一些让记者感动的画面：去年12月30日早上8点，记者为手足外科的王俊涛医生拍了些照片，此时他已经熬了一个通宵，做了8个多小时的手术，为一名4个手指断开的急诊伤员接指。离开手术台时，王俊涛拍了拍记者的肩膀，用极其疲惫的声音轻轻地对记者说，“辛苦了”。

擅长肝胆手术、因勤勉敬业广受患者赞誉的张宗利医生，听说记者要采访拍照时，手术台前的他转过身来，像小学生要拍证件照一样摆出非常端正的姿势……记者能感觉到，这些长年在手术室默默无闻、辛苦工作的医生护士，心底里是多么渴望外人能多了解他们，多理解他们！



## 手术室：

## 『大三阳』也得做

□记者 卢静 报道



年轻医生王晨弓着腰缝合病人腿内侧长达十几厘米的切口，这个缝合过程要持续一两个小时，之前医生从这里取出一段血管，用于心脏主动脉的手术。



年轻的医生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位小病人走进手术室。



刚做完一台脑动脉瘤栓塞术的医生苏万东(左)、邓林走出DSA复合手术间，一边脱身上的防护铅衣，一边查看病人的透视影像。铅衣里的手术服，已被他们的汗水浸湿。



齐鲁医院手术室设置了医生休息室，午饭后，休息室里满是疲惫的医生，许多人一躺下就打起了呼噜。



大众日报摄影部  
官方微信公众号